

一亿人的生命

——核战争中最多的幸存者

理查德·弗里克隆德著

(内部读物)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一 亿 人 的 生 命

——核战争中最多的幸存者

理查德·弗里克隆德著

張 继 华 譯

(內 部 讀 物)

世 界 知 識 出 版 社

1964 年 · 北 京

Richard Fryklund
100 MILLION LIVES
Maximum Survival in a
Nuclear War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62

根据美国麦克米倫公司 1962 年英文版譯出

• 內 部 讀 物 •

一亿人的生命

——核战争中最多的幸存者

〔美〕理查德·弗里克隆德著

張 继 华 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圓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五) 0.70 元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5 $\frac{1}{8}$ · 字数 115,000

1964年9月第一版 1964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統一书号 3003·726

目 录

导 言.....	1
第 一 章 沒有胜利者的战局.....	4
第 二 章 探索.....	9
第 三 章 一个合理的战略的誕生.....	20
第 四 章 战略排队.....	34
第 五 章 如何衡量这些战略?	50
第 六 章 俄国会打这种仗嗎?	83
第 七 章 寻找轰炸目标.....	95
第 八 章 斗鸡乎? 死鸡乎?	112
第 九 章 当导彈不再降落的时候.....	120
第 十 章 常識和武器.....	134
第十一章 采取一項合理的战略.....	151

导 言

一場热核战争并不是不可能的。只要有大量的武器，任何时候都可能爆发这样的战争——对美国进行的一次预先准备的进攻可以拉动扳机，对欧洲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入侵可以拉动扳机，冷战中走得过远的一个回合、一場小型气球战争、一次核偶然事件或者一位輕率的军官的行动，都可以拉动扳机。这些事件似乎沒有一件会发生。但是，所有的可能性凑合在一起，然后再加上成年累月的进行冷战，核战争的机会在我们的一生中就大得可怕了。

在任何现代战争中，都可能死亡千百万美国人和欧洲人，但是我们对核战争的傳統做法可能使更多的人死亡，这些人不是作为自由的保卫者死去，而是作为过时的战争理論的人类牺牲者死去。

有两种办法可以使幸存的机会延长：一种是实现安全的有視察的世界裁軍，另一种是在有可能裁軍以前，采取一种有意义的核战争战略。我們正在同时朝着这两个目标前进，但是当我們在通向裁軍的道路上摸索前进的时候，我們正在朝着一种作战方法作出突然的和意外的进展，这种方法对于我们千百万人来说是一个潜在的救命人。

本书是根据原来发表在《华盛頓明星报》上的一系列文章写成的，它的意图是用简单的語言說明关于核战争战略的一些互相对立的建議，同时說明，从幸存这个字眼的意义上来说，这些

建議对可能突然面临世界末日的我們能够意味着什么。更重要的是，本书试图詳細地描述打一場核战争的新方法。建議的战略可能增加我們遏制战争的能力，如果必要的話，也能够使我們进行自卫，或者帮助我們經受一場不致遭到毫无意义的屠杀的偶发战争。

某些人会說，裁軍要比一种新战略好些。但是不幸，安全裁軍的前景还看不到。当我們在廢除武器和建立世界秩序方面寻求協議的时候，我們必須要末选择单方面裁减軍备，要末选择保持自卫的能力。

打算选择裁减軍备的人，現在必須像罗素勋爵那样，乐意接受苏联将控制我国的可能性。显然，很少美国人願意冒单方面裁軍的危險，而不願冒必須同时进行有效防御的危險。

然而，如果我們要自卫的話，那末我們就必須选择一种在遏制、作战和恢复方面将对我們更要好些的战略。

这样一种战略現在是可取的。事实上，五角大楼的某些官員认为，現在我們采用这种战略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公众不需要干預这个問題。即使我們最終走上了正确的軌道，我相信，公众还是有权利知道，我們傳統的核战争理論有什么錯誤，如果我們在几种彼此对立的做法中采用了任何一种，他們将会碰到什么样的命运。如果公众了解了事实，我相信将来就不会重犯过去的錯誤。

某些軍事評論家认为，试图进行死亡較少的战争是錯誤的，因为这样做，我們只能使战争更加合乎口味，因而更有可能爆发。据我看来，战争不能变成使之合乎文明人“口味”的东西。整个战争这件事是令人討厭的。我只能說，面对着可能的核战争，我們有能够拯救美国一亿人生命的机会。我宁願试图拯救这些人。誰会选择別的办法呢？

本书評論某些政策，并不意味着評論任何政府。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總統的领导下，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已經慢慢地調合。我相信，这些問題可以在沒有党派之見的情况下得到解决。

同样，我已經試图避免站在任何一个軍种方面。陆、海、空軍共同参加战略决定，也会共同参加战斗。我并不认为，在热核战争哪一軍种具有最大的作用这一点是重要的。本书是探討战略的，不是談三軍的。

最后，我要說的是，我是一个記者，不是一个軍事战略家。本书里闡述的思想并不是我的思想：它們是从訪問以及同許許多多战略专家的通信中得来的。參謀长联席會議、国防部长办公厅和民間諮詢机构这三方面提供給我材料的人，經常总是願意无名地工作，所以我在这里仅向他們致謝，而不一一列举他們的大名。我要特別感謝軍事战略方面的一些內行，承他們慨允閱讀本书原稿并提出了意見，我还要特別感謝《克利夫兰实話报》的駐华盛顿軍事作家費尔·G·戈尔丁，他帮助我設法使核战争战略容易理解。

第一章

沒有勝利者的戰局

1960年夏末的一天，溫暖而又幽靜。五角大樓的院子里，部長們和年輕的軍官們一面呷着咖啡，一面聊天。他們時而轉過頭望望柔和的太陽，為仍然活着而高興。

大樓里面，在一間用灰色的水泥牆與陽光隔絕的房間里，兩個軍官在一大張列滿了數字的紙上仔細地加以研究。他們默默無言，注視着他們所預期的計算結果，腦子里想到了戰爭、武器、戰略和死亡。

這一大堆雜亂的數字之顯得重要，就因為在這張紙的上方和下方都蓋有“密件”字樣的圖章。這個文件是秘密的，因為它以統計學的術語描述了一連串臆想中的熱核戰爭。實際上這是五角大樓對於將來可能在美国與蘇聯之間發生的戰爭所作的第一次深入研究的初步報告。

這兩個軍官——一個准將和一個中校，憂郁地研究着他們的數字，一行行的數字，在他們的腦海里演變成一場大戰的一步緊接一步的進程：襲擊，一連串的反擊，停頓，談判，死亡的統計，損失的估價。

經過核算的第一場戰爭，其進程與他們所預期的情況大致符合。這是假設美国沒有得到任何警告而遭到襲擊；美国人民沒有機會得到警告。

下面就是第一組數字所描述的戰爭：

1963年6月的某一個早晨，世界末日降臨了。紐約和

华盛顿的人们早已睡醒。芝加哥的人们正在伸懒腰。丹佛和旧金山的人们还在酣睡。

突然，安置在科罗拉多温泉地下深处的信号牌上的红灯亮了，从格陵兰的土勒弹道导弹早期警报站发来了警报。当北美空防司令部的军官们通过紧急程序迅速行动起来时，奥马哈附近的天空瞬息间由黑色变成一片眩目的白色。

战争爆发了。

从美国的这一端到另一端，许多轰炸机基地和导弹发射场遭到轰炸而焚毁。几乎所有的苏联导弹都命中了目标。

而在这阵核弹雨减弱之前，美国轰炸机——那些正在作警戒飞行或是地面上残存的轰炸机——便已经在飞向苏联的途中。地下残存的少量的阿特拉斯和大力神导弹以及北极星潜艇所携带的导弹已经发射，以更快的速度飞出，进行报复。

苏联的城市开始解体。

在美国国内，敌方导弹又向奈克空防导弹场、战斗机基地、雷达站和防空控制中心进行猛烈轰炸。

苏联的第一颗导弹落下后仅仅数小时，他们的轰炸机就出现了。导弹袭击为轰炸机扫清了道路。这一次的目标是我们的城市。这些城市被粉碎了，毁灭了。

一切都停止了。战争已成过去。

一亿五千五百万（总人口为一亿九千五百万）美国人死于非命。

四千万（总人口为二亿二千万）俄国人丧失了生命。

60%的美国工业生产能力被毁；40%的苏联工业生产能力完蛋了。

死里逃生的俄国人慢慢地恢复了元气。他們胜利了。

对于依然活着的四千五百万美国人，以及终于处于共产主义支配下的世界，他們現在该怎么办呢？

这并非幻想，也不是那些死要錢的將軍們为了便于国會議員对軍事撥款进行投票而編写出来的吓唬人的报告。这也不是利用它在武装部队节日发表一些吹牛演說或是利用它对克里姆林宫进行公开威胁。

这是对下一次大战可能出現的进程所作的一个冷靜的、專門的估計。

这一大張紙上的数字来自电子計算机，它是根据事实以及官方对美苏可能采用的武器和战略所作的情报估計而算出来的結果。它一个導彈一个導彈地、一个炸彈一个炸彈地計算，对許多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进程都作了估計。

这两个軍官沉靜地討論着有关这第一場“战争”的严酷的數字。

他們一致同意，一旦導彈相对地变得很多时，一次突然襲击就可以把任何国家的大部分居民杀死。可是中校說，工业遭受損失的程度，比他預期的要小些。

准將說：“我們集中在大城市区的工业只有一半稍多一点，而且机器当然不会因放射性微粒的沾染而遭到破坏。我設想在所有这些研究中，人类死亡的百分比都将比工业上的損失来得大。”

他們开始研究第二組数字。这些数字假定美国为保卫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而使用了大型核武器。这一次我們具备了用完好无缺的武器进行打击的有利条件。下面就是这些計算結果所描繪的战争：

战争又是在1963年6月的某个早晨发生的。苏联軍

队以压倒的优势，从东德开出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隊无法擋住他們。肯尼迪总统发布了进攻的命令，实现了美国对盟国的保证。

莫斯科正是黎明时分。人們在拥挤不堪的公寓里、地下掩蔽所里、用沙包掩护起来的建筑物里睡觉。

白热化了的美国導彈的彈头，发射着耀目的火花冲向地面。可是几乎没有什么俄国人看見这些。他們随着床鋪焚毀而死。

城市、飞机場、導彈发射台、铁路中心、船塢、工厂——“建設社会主义”四十年来的果实——刹那间化为烏有。

許多幸免于难的苏联導彈和轰炸机进行了还击。美国的城市承受了这种报复。

可是苏联幸存的一些城市却为这次的报复而付出了代价，因为殘存的美国轰炸机飞回去給予最后的一击。

双方国家的工业有一半变为廢墟。

七千五百万俄国人死亡。

可是美国則死了一亿一千万人。

中国人会来继承这片大地嗎？美国人或者俄国人都很少会有人願意让自己去操那份心的。

这两个人繼續研究这些数字，小小的、灰色的办公室里是靜悄悄的。偶尔，其中之一会簡短地談几句，或看一下牆壁上挂着色澤鮮艳的照片，这是一些轰炸机拖着噴气所形成的各种型式的尾巴越过深藍色的天空。这些人是专业人員；战略研究是他們的本行。尽管看到热核战争的种种殘酷事实，他們的头脑总是保持敏銳，善于分析，不受感情支配。

自然，这一行行的数字只是把每个人十年来所假定的想法变得具体明确而已；美国同自由世界一起，会在六十年代初进入

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場核战争能把交战国的大多数人民杀死，同时会毁灭值得为之而战的一切。

数字表明：如果在未来的几年里，敌人对我们城市进行突然袭击，我们之中就会有 75% 的人死亡。^① 我们就会失败，把这一仗——以及整个世界——输给共产党。如果我们用洲际弹道导弹和轰炸机来保卫世界，我们也不会有比“打平局”更好的局面，代价则是双方文明遭到毁灭。而如果我们不打算保卫自己，则步步逼人的共产党就会一步步地窒息自由世界。在这核子时代的僵局面前，我们能找到一条出路吗？

那个夏天在研究电子计算机数字的军官，只不过是许许多多花了好几年工夫来探索出路战略家和学者中的两个。可是，他们的计划是与众不同的：他们对于现有战略可能产生的战时结果的计算更为深入，更为现实。他们的发现与建议打动了五角大楼的决策者。他们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① 假定于 1961 年开始建设一种简单的民防设施。

第二章

探 索

在这个核时代，杀人是价廉而又容易的，我們怎样才有可能保卫自己呢？

我們的抉擇是什么？

譬如說，我們能否用“常規”的，非核武器来打仗？如果敌人真是厚道得願意打那种仗，同时不把他們現在已經比我們优越的全部常規力量用出来，那也許是有可能的。

如果我們放棄核武器，会有助于問題的解决嗎？不会的，因为这就会促使敌人去使用他的核武器。

我們可否保有这种武器，保护它們，同时依靠一种核僵局来“遏制”全面战争？这是可行的，可是必須具备若干条件。只有在下述的条件下，它才是可行的，所有把手指头按在核扳机上的軍人保持着理性，数以千計的各种核武器都不会因意外而发射出去，世界領袖們都不会对他們的敌对者的意图作出錯誤的估計，小仗不会变为大仗，敌人对于我們的導彈无法加以防禦，同时在冷战未結束期間，所有这些条件一直都能維持不变。

文明能够与这些冒險同时并存嗎？能够与其中之一同时并存嗎？不能想些办法来减少这种危險嗎？

自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問題就已經清楚了。这完全不需要預言家来預言大量热核武器时代之无情到来所带来的危險。令人吃惊的是：五角大楼等了这么长的時間才对这問題第一次采取深入而现实的想法。

這項研究至少在 1954 年就該开始。当年的 1 月 12 日，国务卿杜勒斯向对外关系学会发表了他的历史性的“大规模报复”演说。那时朝鲜战争刚结束，我们很怕共产党会再打起来。印度支那的战争仍在进行，而中国共产党威胁着要以成群的“志愿军”席卷整个东南亚。杜勒斯先生的演说是在侵略者的面前划上一条界线。他说：

“阻遏侵略的方法是自由世界愿意而且能够在它自己所选择的地方利用它自己所选择的方法进行猛烈的反击。

“我们的基本政策观念一天不明确，我们的领袖就一天不能在建立我们的军事力量时有所选择。……在军事计划可以改变以前，总统与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顾问们必须作出某些基本的政策决定。这件工作已经完成。

“目前的基本决定是……依靠一支庞大的报复力量，它能够用我们选择的武器与在我们选择的地方马上进行报复。”（重点是作者加的）

这篇演说旨在阻止蚕食性的侵略。在一个短时期内，它可能起作用，可是回顾起来，那年 1 月标志着核时代两个甚至更为重要的转折点——使自由世界面对目前危险局面的两个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体现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在那同一个月里向国会提出的国防预算中。这是个最初的“新面貌”预算，这是使美国的国防政策脱离常规战争，保证在未来除了最小的战争以外，其他战争都将用核武器来进行的第一个国防预算。自从杜勒斯的演说及艾森豪威尔的预算以后，自由世界的防务大部分是基于：如果共产党越过铁幕或竹幕，我们就要用原子弹轰炸相威胁。

同一个 1 月也开始了人类命运中出现第二个历史性转折点

的一年。我們喪失了有效的原子壟斷。到1954年，蘇聯已開始取得足夠的原子彈和遠程轟炸機，使人有理由肯定地認為，它有可能進行回擊，毀滅美國的一大部分。

大規模報復的謬誤不在於這種主張本身，而在於時機。它被提出來的時候，恰好就是這種戰略已經不再有任何意義的時候。如果早七、八年提出來，它可能是有效的。那時候我們能夠對蘇聯人進攻自由世界進行懲罰，而不必耽心自己城市的安全。即使早四年提出來，它還是合乎邏輯的。當時俄國進行了一次原子爆炸，可是共產黨人還沒有足夠的原子彈和轟炸機來威脅美國。可是到了1954年，當我們開始依靠對蘇聯城市進行遠距離歼滅來作為我們對付侵略的主要威懾辦法時，蘇聯已經獲得了歼滅我們人口密集區域的能力。一個只用菜刀武裝起來的暴徒，對於用機關槍對準他胸膛的人所發出的警告，也許可以期望他會听取；而當暴徒的菜刀也變成了機關槍時，他採取的計劃和態度就將有本質上的改變。今天，蘇聯有了數百架遠程轟炸機，不可阻擋的洲際彈道導彈也在日益增加，它可以不費力氣地毀滅我們的城市。實際上，暴徒差不多已經武裝得跟我們一樣好，而且他的行動也說明了這點。

1954年，杜勒斯先生和新的一屆艾森豪威爾政府對於蘇聯的核力量是意識到的，可是他們也意識到日益增長的共產黨力量可以用像在朝鮮所採用的一連串有限的、常規戰爭來致西方於死地。杜勒斯先生在他的大規模報復演說里說：

“如果敵人能夠選擇他的時間，地點與作戰方法——而我們的政策仍然是那種傳統的用直接的、就地的反擊來對付侵略的政策——的話，那麼，我們必須準備在北冰洋與熱帶地區，在亞洲、近東與歐洲，在海上、陸地與空中，并用舊式武器與新式武器進行戰爭。”

杜勒斯认为：自由世界不能在耗子洞与耗子洞之間团团轉，来堵塞那些共产党在任何时候决定要建造的耗子洞，不論其数目多寡、大小及形状如何。他想寻求办法，使我們掌握主动并由我們来选择武器和战場。

可是，大規模报复这块磐石上最初的裂縫，在杜勒斯演說发表后不久就出現了，这是由于美国并不准备仅仅为了制止对小的友邦所进行的小規模侵略而把自己卷入自杀性的核彈交鋒中去。不过为了拯救这些朋友，在全世界範圍內团团打轉到底还是必要的。敌人繼續选择作战的时间与地点，而我們自由世界的朋友們因为我們認識到大規模报复不可取而感到高兴。

我們干脆停止假装（甚至对自己也不假装），說这种报复能够保护全世界，我們只承认，核威胁最多只能拯救美国本身，也許可能拯救欧洲，使其不受攻击。至于对东南亚和近东的侵略，則必須用别的办法来加以遏制。

1957年，寻求更好答案的探索，导致新的軍事理論的产生：对我們盟国的进攻，不是用对苏联发动全面打击的威胁来加以遏制，而是用小型原子武器进行小規模原子战争的威胁来加以遏制。

亨利·基辛格写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这本书，成为“战术核战争”的預言家，我們在欧洲的军队，以及在共产党世界边缘的军队都得到了核武器。

然而尽管士兵們分到了新武器，战术核战争的理論在美国軍事領袖中間却越来越不得人心了。严肃地想一想，要想使一場小規模的原子战争不演变成一場大战，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話，也必然是极端困难的；同时，共产党自然也完全有条件得到小型原子武器的。

由于大規模报复和战术核战争的理論都不能令人滿意，有

些軍事領袖和許多研究軍事問題的非軍事作家在 1960 年宣稱，拯救我們盟國的唯一辦法有賴於常規武器以及擴充美國和盟國的軍隊。基辛格先生又成為採取這個戰略上的新辦法的最杰出的公開代言人，這回他寫了本有影響的書——《選擇的必要》。

這個新理論正好把我們帶進了惡性循環之中，因為恰恰是為了躲開那顯然是不可能實現的任務——增加常規軍，使之有足夠的力量在全世界範圍內對付共產黨——杜勒斯先生才不得不宣布他的大規模報復政策。

圍繞着自由世界的防務問題兜了一個大圈子以後，我們仍舊企圖用核報復的威脅來遏制大規模戰爭，即使我們明知，如果讓威脅實現，我們將數以百萬計地悲慘地死去。我們仍舊只有足夠的打小仗的力量來阻止不算嚴重的侵略（即使在今天，當增加非核武器的興趣又濃厚起來的時候，自由世界顯然並不打算以同全面威脅相稱的規模來購買這些武器）。

幸運的是共產黨並沒有投入他們的全部力量向自由世界進攻，而我們也就不必履行我們所作的任何軍事保證。

然而，核戰爭的威脅依然存在。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我們會有必要去保衛我們的自由，或者什麼時候會由於意外事故，或因小仗的演變而會導致核戰爭的爆發。裁軍和冷戰的停止似乎是十分遙遠的，因此戰略家們在 1960 年又繼續尋求一種不是自殺性的防禦辦法。

軍事家們研究了許多旨在使我們國家的軍事戰略有所改變的建議。他們對於各種看法以及對於他們所偏愛的各種武器爭吵得十分熱鬧。可是他們的論據都沒有什麼意義，因為他們一開始就一致同意：只要全面戰爭一旦爆發，不論你怎樣打法，其結果總是一樣。海陸空三軍都有其各不相同的打法——可是他們都說：不論採用什麼戰略，結果總將是毀滅。